

景明刻本
紀錄彙編

四五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一

水東日記摘抄四

葉盛

商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紙內凡朝廷語言

皆朱書蓋其先本西夏人以獻密有功逸浙中意

與今安插來降人相類多所寓即今所居淳安寮

源族頗繁衍蓋四百年于茲矣弘載入翰林予以

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携先德卷求題弘載因出此

得覽觀焉當時見有周公叙一跋在卷後也

崑山進士張經字伯緒邢寬榜及第張篠庵兄弟業

師也蓀庵嘗誦其格言曰人不可溺於嗜好吾輩他日作官尤不可有嗜好蓋姦人下隸惟是之窺投間抵隙無所不至也後生戒之

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則

進言十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澗司積弊上覽

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畀入奏衆皆股栗免

冠請罪詔諸司卽日悛改怙終者不赦王文端

公所爲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爲公所抑者

議欲間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上不
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汰司積弊有十上命
以授御史揚言于廷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釐
正楊文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
伉直發其私適大學闕祭酒衆共舉公實欲踈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上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
章畱中不下所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譔神道碑
則又畧之矣覽者詳之

鄒奕字弘道蘇州人有文行元季嘗守贛國初謫關
西與一時知名士若江右夾谷希顏三衢徐蘭與

善錢塘童權可與天台姚文昌錢塘楊志善山東
趙敬王一秦州劉純宗厚周郡沈繹誠莊陸禧彥
吉婁江丁晉仲敏爲倡和友詩文甚多仲敏蓋吾
崑人也嘗有寄誠莊詩曰芝賢先生人中僊儒醫
金襴世所艱顏井泉通上池水孔壇杏接匡廬山
焚香鼓琴白晝靜吟詩淹茗青春閑老雅何幸忝
知已日日杖藜相往還又和誠莊韻五首曰關塞
同爲客王門共曳裾青雲應咫尺白髮竟何如忽
憶吟梁父長懷賦子虛所嗟衰朽質多枉故人書
春來倦行樂春去却尋幽花落隨風舞溪喧帶雨

泥乾坤真逆旅身世似懸癘何物令人羨忘機海
上鷗閒居忘俗累行樂喜芳春露滴烏巾濕花迎
白紵新清歌移晚興佳句滌襟塵處處香醪熟誰
家味最醇荏苒傷春晚蹉跎惱鬢華客居猶未定
社酒不須賒花柳知無恙雲山畫莫加尋芳徒步
好何用早將車長鬚携尺素邀客扣塗茨筋力非
前日襟懷似昔時酒從花下酌船傍柳邊維風景
還堪賞重遊也未遲彥吉有題山水圖詩曰誰寫
雲林景亦竒却如吳嶺越東溪柴門未啓鷄初唱
竹院纔開鶯亂啼藹藹烟籠花樹合溥溥露浥柳

稍低令人萬里鄉心切吟斷東風望欲迷誠莊詩

曰有送練詩哲曰萬里還家念倚門東風塞路雪

方存柳條未放黃金縷竹葉先浮綠蟻樽比及杜

鵲啼客邸料應畫鷁到江村白頭交誼忘年舊好

附鄉書示姪孫有宣德中寄大醫判以潛姪曰吾

宗阿姪侍 金門要竭忠勤報 寵恩白髮至親

惟叔嬭青囊傳業有兒孫客邊自吊燈前影身後

誰招石上魂聊寫容儀遙寄汝可能函骨到丘園

獨弘道尤有文名關中以弘道文章誠莊唐律夾

谷希顏篆書為一時兼羨云弘道有謝誠莊并本

林小隱文二首爲誠莊題倪瓚畫一律附此洪武
壬申夏余道臯蘭而西鄉有沈誠莊出郊遠迓袂
袂聯鑣假館投契凡所以慰藉余者曲盡其情翌
日會諸縉紳譽誠莊者交口蓋誠莊吳儒醫也讀
書明性理工爲七言詩新清俊麗高居關西二十
年矣而學術益精其治疾也如射者之中的斲輪
者之運斤得之心而應之手西州人咸曰疾而遇
夫誠莊莫予毒也已馳驛市車不遠千里以求治
者踵接于庭交游中有一日之雅者率不計直必
與善藥邊城遠徼天使誠莊以術濟人豈非幸歟

今年冬同郡陸房吉以書抵張掖告余曰僕近得疾賴誠莊治之而愈旣而闔門皆有疾誠莊一一治之靡不愈起沉痾痊一家其德厚矣僕無以酬其德而誠莊亦未有德色也昔宋清不爲市道交與人藥雖不責直後其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往往饋送清益厚是清猶規利於異日也今僕在謫籍中年益以衰身益以困無復求伸之日誠莊豈望僕有厚報哉仗義之篤如斯而已矣先生文以誌之嗟夫醫必窮理必存心不窮理無以察陰陽不測之運不存心無以體天地生物之心兼斯二

者誠莊奉以周旋而擅名一時者也彼懵焉表裏
虛實而乘時射利者得不類有泚而面有墨乎雖
然醫固與人爲市者富而不受直是要名也貧而
必取直是不恕也誠莊其必審於此矣因彥吉之
請併書余感念之情以寄焉洪武廿七年歲在甲
戌十二月下澣吳郡鄒奕序漢書范曄論古方伎
之士不泊於物而與造物者遊故察陰陽不測之
運闔闢動靜之機華陀之徒用是顯名天下然則
凡爲醫者必造是理而後有是功而世或託神其
術者亦未能超乎是理之外也若杏林董奉其不

汨於物者乎不汨於物而與物爲體彼物其物而
我其我物之賊我者亦多矣由不知物我之同體
也不責人之讐虎徒責虎之讐人豈不悖於理乎
是故無私而物自順無欲而物自化

奉之術用此道也奉以活人爲心不受人直
而課種杏是豈居善藥以逐什一之利者杏林而
虎來守之是心之所感召豈有所謂丹經符籙驅
役鬼神之所爲乎余同郡沈成章聰敏秀穎自其
妙齡讀書工詩有志於世用後遂隱於醫今居蘭
州而兆岷河湟貴人有疾必以成章爲請嘗構一

丹室題曰杏林小隱客或謂之曰子將以董奉自
期乎成章咲曰吾太家數千里高于黃白沙草之
鄉不能戚吾心慄吾顏也顧不以顏孟之學則施
惠於人而業於是杏若成林吾將春翫其葩夏嚼
其實至吾門者以善藥與之亦足以償平生之志
矣吾安知董奉之爲誰耶余在長安聞其言然後
知成章果造乎是理者也果齊乎物我者也雖致
於菟之守林亦何難之有念其父伯新先生年長
於余余畏友也歿二十餘年嘉其有令子若是因
書以誌焉洪武丁卯冬至後三日吳郡鄒奕記洛

系金... 卷一百四十一
星灘上拾珊瑚淚灑倪寬舊畫圖夜鶴歸遲葦表
冷春雲散盡墨池枯九苞文彩俱零落一代風流
更有無君若九原知我在應憐形影塞垣狐

謝員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克浙江憲司吏
非其志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克興州
衛軍員善爲文有鳴窮集又有臨江潘若水者及
王府引禮舍人以言事權翰林待詔與修永樂
大典坐事黜爲西寧行太僕寺吏亦善詩有退庵
集正統初太僕司罷若水卒于長安而解學士大
紳永樂中亦嘗謫河州衛吏關中因有吏中三傑

之稱解公文翰氣節聞天下人能言之近見若水
桃源賦員所作與速曾麻序別口毒答二文賦多
不錄員之文曰速曾麻者西域人也父熟麩牟與
媪曲木氏私遇於瓮吉氏而生速曾麻曾麻生而
父滅姓母育之仍養於瓮氏少生硬不循理恣毋
力變其氣質瓮氏亦護之謹時其暄而溫良之旣
久儁永出流輩人交口譽之予家居時雖數千里
外同聞其名泊遷臨洮比入境舒於石井驛驛長
廖某請曰此有速曾麻者頗慕聖賢而爲其道聞
先生優入聖賢之域渴心願見先生幸嘗試之予

聞曰人希聖賢卽聖賢之徒矣命之見時天沍寒
龕氏抱之附火久乃至則坐之兩楹之間凝重不
語予亦莫知其中之美惡淳漓也廖乃命白水執
杓起請又俾渭川祝童子導引之尋勃勃若欲有
所言者廖起揖予卽之口談源然泉湧出其風味
沉浸醲郁視督郵從事輩皆風斯下者誠企聖賢
而有得者也予甚愛之因詢之所自生予以其父
特飲食之徒耳况難於明言之者戲撮其母之事
目爲曲生從予至臨洮予所居已樂軒軒未嘗一
日無賓賓至輒畱畱必設席必召生俾應賓生不

在賓卽不歡賓或雅愛生生亦不爲之盡有忤
令者生必徃浮之人有速予飲者亦必先召生焉
或嘲生曰吾與爾交昔何醲至今淡泊若是耶生
曰吾聞人之論交君子若水小人若醴公等欲終
小人乎又有嘲生曰爾特糟類之餘耳生曰公等
皓首窮古人之糟粕曾不得濟其粒許局者吾之
糟粕有餘味而心醉者耶其辯給皆此類生風流
醞籍能助人興予每製文辭揮翰墨必先召生資
之起予生則盡出底蘊與壺公商公輩俱來予歡
然與之傾倒然後肆意命筆類有神助予以是益

喜生生或值予有不懌必慤懃慰籍至屢拒不肯
公侯復故乃已從予八年蓋未始朝夕離也一日
生傾倒大甚致予發狂而為人所尤予則以尤生
絕弗與交生踏門謝曰僕厚於先生先生弗能大
受以致尤是則先生之罪僕薄乎云爾顧以先僕
不亦過乎予無以詰遂弗絕曰然自是亦知其非
益友稍稍疎之而生來益勤予亦不得不為之竭
忠盡歡云至於承祀事謁大賓必豫飭館人嚴止
雖生求見亦不與接也今予當朝京師生遠送予
于會寧蓋距臨洮已三百里矣將別白予曰鄉僕

求見先生先生不鄙夷之而酷嗜僕至欲同灰生
若李白之於舒州力士雖一致之先生於尤先生
顛躬自厚而薄責於僕誠知己者已今先生當入
中州與聖賢者遊僕豈不願從以厠跡其間念風
土各宜適孽沽術之徒冒聖賢之名以欺人先生
慎勿與交以耗其神僕之族有阿刺吉者脩坎離
之術鍊形斂精能以遠人先生尤勿與交以損其
真予應曰諾因畱生復飲盡歡而別是日洪武己
巳夏四月二十有一日也
洪武己巳之秋予隸
兵籍都城艮維之姚坊門廼九月八日與其儕輸

作于公晨自龍江之次昇巨木抵門乃歸則寘檐
綵牖下治蔬食食畢仍以日之餘力銷焘肪乎鋼
旋以讀書比夜漏下二十刻許罷極而睡夢一神
人赧如其形歛如其聲瞋色盛氣指予謂曰吾寧
女讐也耶何今日毒我之力也予矍然問曰子為
誰何毒也其神曰女終日毒我不識我耶我托形
汝面屈中嶽下山林間我口神丹朱也汝顧諉以
不識非妄甚歟予俛默良久徐謂之曰子神而尸
子口子其思子是毒乎今子謂予毒予反而不得
也敢問毒子何若口神曰若欲言若毒也耶女他

日固恒毒我而莫甚今日請爲子數之啓明在地
翰音未呼蓐坐而食飯糲蔬麤畧弗下咽子強致
吾之毒我一也出廁徒旅僂然就途或驕而歌或
悲而吁願撼莫合息室兩紆子之毒我二也衆其
舉任子肩非勝衆呼倡子邪訝以讐奄奄綴息叩
叩聯聲子之毒我三也弛檐作肆我謂稍間號咷
以慟於邑而歎奚體之勞而予之煩子之毒我四
也往復三舍繇胼踵曠偃投圭葦浙炊是親復飲
食予猶昔所云含此 四毒庶夜而訢若之何比
暮而猶予勤也膏賦弗耀目眇弗舒擁邾據几復

書于劬兀兀矻矻伊伊吾吾使吾屬羅千虎賁正
輪之徒舉頌頌焉而搖焯焯焉而歎爍爍焉而焦
吾苟非子讐何子毒吾之饒耶吾見托形於他人
之面者食前方丈已飯糲薺左絲右竹已齶宮商
代言敷奏已宣詞章屈則漱乳覲則含香液津流
潤輔靨生光此固富貴者爲然然至托於貧賤者
視我猶愈也彼歌則不哭勞則不讀乞匄孟炙亦
饜膏腹獨我不幸而爲子所毒也予復之曰子之
言止是乎吾思真有毒於子也言苟止是則子之
託形於吾乃大幸也而非有毒也吾語子大幸設

子不幸託形於便佞之人截截善論營營忒忒如
簧覆邪危機生厲則人將惡子而目子爲利矣設
子不幸託形於亂世之人卷智囊括束辯滕緘下
綯之喘上謫之監則人將戒子而謂子爲箱矣子
又不幸托形於深中之人鬼蜮幻詐率狙狼譎謀
以秘藏害乃昭發則人將冀子之滅而并軀之馘
矣其或傷於辯而摺羅于悖於詈而拔正倫怙於
不順而斧虎貫是皆若屬之不幸者其毒若此而
子不聞乎今吾之處子也食必正茹必壽哇不義
謝嗟來是自子而入者無違而子可無麤糲之辭

矣。術濇言頌雅詩，禁躁妄，屏交離，是自子而出者。咸宜而子可無劬書之譏矣。羨味雖不足，猶暮鹽而朝齏，有言雖不信，猶正理而達辭。用能守子如瓶而善千里之樞機，允此數者，皆子之大幸。顧謂余毒子何是非之背馳歟？若夫勞而歌其事，哭而宣其悲，呼以相其力，吁以洩其思，是皆人情之常。吾不虞子之栖栖也，於是口神恧縮，內顧噤不得語，慙謝而忝予，亦遂寤則趣趣五鼓，而自公召之者在戶矣。亟召墨卿錄其所臆，秉檐與繹，復趨厥役。

王抑庵先生還政歸泰和日有歎落花一首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春雪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王貞婦清風嶺事昭然在金石燦然在簡冊可徵也夏憲使言昔有一人以爲無是事作一詩非之其詩曰嚙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東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後其人絕嗣惜乎其人姓名逸之矣噫世有小人好誣善爲惡指正爲

邪曩忠爲姦目廉爲貪者視此其亦可以少警哉
東廣人言其地有宋墳無唐墳蓋自宋南渡後衣冠
家多流落至此始變其族事喪葬也相傳嘉定中
有厲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學名傾一時
有經其葬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
元富家末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穴向稍偏所致
因發地而得石書云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千
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許輕改徐視之蓋下句
與土封微不同耳遂拚之今林氏頗振庚午舉人
林弁癸酉舉人林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口

音稱賴布衣云

廬陵李禎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爲人耿介廉潔自始仕至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嘗自贊其像曰貌雖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仁廟稱爲好人周藩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贊詞自布帝王恩旨蓋亦有爲之言也景泰中韓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進列先賢祠中禎獨以嘗作剪燈餘話不得與禎他爲詩文尚多有運甍等集行世其餘話誠謬而所謂至正妓人行亦大襲前人雖無作可耳

嶺南地偏氣異草木蟲魚之類固多別於中州予所見者青蛙好登几席高樹之梢徃徃亦見有之南海祠前波羅蜜樹其實大者至數十斤癸未冬所收尤大者至三十斤重皮青黃色多角頗類刺蝟子味似茨菰肉甚厚以蜜漬之可調湯云

廣州府學教授長樂鄭萬奎藏其父耽梨手卷有洪武甲戌國子博士臨安錢宰所著耽梨生傳辛巳春三月晦日廬陵胡靖光大讀耽梨生傳一首又有建安張智蘇伯厚等詩文多不盡錄錄練子寧張顯宗二文于後耽梨賦閩粵之區有先號耽梨

者耕於寬閒之野而老於熙皞之鄉以告松月居士曰吾拙於進取而惟犁鋤之是耽安於蹇窮而惟稼穡之是務方吾犁之在手也茫乎其無思熙乎其自怡不啻執圭秉璧之榮而運斤游刃之適也夫是以取而自名子其爲我賦之居士曰嘻子知所以得遂夫耽犁之自者乎天生蒸民紛然有欲強則凌弱衆則暴獨非聖神之首出孰克爲之司牧藹德禮於春生凜威刑於秋肅夫婦以別父子以屬彝倫是惇風俗返朴夫是以士得遂其詩書商得通其販鬻工得以措其巧於方圓農得以

盡其力於種稜昔者堯舜在上皞皞熙熙康衢擊壤
幼恬老嬉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漸仁摩義頌聲以興
洎戰國之爭雄遂下逮夫秦楚開阡陌而廢井田窮
于戈而瀆威武民生斯時何所控訴漢祖大度文景
無爲光武明章世紹丕基藹黎民之醇厚幾刑措於
斯時魏晉以降五胡紛爭裂冠毀冕羶穢相仍偉唐
室之開基繇太宗之神武感魏徵之仁義歎封彘之
莫覩曾未幾何藩鎮跋扈更歷五季民罔常主及乎
宋室之興削平僭亂開文明之景運幾跨唐而軼漢
休養生息三百餘年彼番

畚之黃髮咸沒齒而無怨元氏之衰群雄奮起鹿
逐鯨吞瓜分鼎峙哀蒼生之紛籜轉溝壑而未已
赫焉大明如日之升攬捨渙其冰釋魑魅匿而無
形接統乎千歲受命於穆清偃武脩文坐致太平
出斯民於塗炭化愁怨爲歡聲是以四海之內無
一夫之不獲皆女織紉而男農耕向使世途方艱
真人未出于斯時也救死而恐不贍又何暇耽犁
鋤而樂溝洫自今知之服膺勿失雖耕田與鑿井
皆歌詠夫帝力貧窮相資患難相恤租必先公食
必先粒耕必讓畔以同歸乎吾皇之極於是耽犁

生仰而謝俯而揖請書諸紳服之無斃漢武三年
冬十月既望清江練子寧夫古人平居未遑率躬
耕以樂其道務本力穡以敦其業工賈逐末之事
不與焉若伊尹之於有莘郤缺之於冀野德翁之
於鹿門孔明之於南陽皆是物也閩人鄭琳讀書
播耨執勤耒耜而不求聞達自號耽犁生吾友吏
部侍郎練公子寧爲賦以宣道其意音韻鏗鏘而
甚得體國子助教鄭孟宣氏懇余數語其後予嘉
其陶然樂於畎畝之中非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
者比特爲書焉建文二年夏四月十八日臨汀張

顯宗跋萬奎言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高
皇有夢夔絲墜地後任國子祭酒徃江西起義兵
不知所終又嘗記徐侍講元玉云聞之錢侍卽習
禮錢吉水大族本亦練子寧踈遠媼親一時雖脫
綈而恒爲鄉人所持舉族不敢一吐氣習禮旣入
翰林猶然習禮不可柰何以告建安楊公公一日
獨對畢卽以其事聞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
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止之
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時有

系金身經卷一百四十一
勢力者可得之故杭人有俗謠云十里湖光十里
筓編筓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
不見筓

推命論相人云自有此術至如相衣相手相押字相
門戶之類其說尤多學亦有淺深理極微妙而存
心立德有善有惡則又係乎其人故驗有不同但
非常道固聖賢所不言也今以近歲所聞之特異
者列于後以資談噉若因其偶然而遂信其所未
然此固明者弗爲也景泰中四明袁忠徹嘗謂白
布政圭曰子固非我浙藩人也王都御史于尚書

尚何不退白問何爲曰王面無人色其名曰瀝血
頭于雙目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保定伯梁瑤都
御史王來歸自湖貴過濟寧見王驢兒曰吾行面
君矣曰奚面君爲不行可也二公大詬之已而中
道得旨還鎮乃厚遺焉年戶部嘗爲予言驢兒并
能言其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徃徃皆中若
鬼魅然及究其所由則惟以五行立論推馬韓都
御史雍坐事被收西江術者周季龍曰此都御史
官也及左遷按察司人復以爲問曰此都御史官
也其預言石氏之禍尤驗李景瓚占命聞京師至

山東謂陸布政瑜曰刑部劉尚書休矣公宜促裝代之已而果然景瓚謁錢翰林原溥家原溥酷好談星嘗中夜相對細推景瓚被酒言公五十左右得金帶不可受儻一得之則明早便當遠行矣原溥不覺怒而搯之昨聞原溥有調外之命則此說又偶中矣聞景瓚所占不皆中允此偶中則亦甚竒也

南京大理少卿宜興楊公復能詩有盛名其家僮往往於玄武湖墻取萍藻爲豚食吳思庵時握都察院章以其密邇廳事拒之楊答以小詩云太平隄

下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
何肚裏好撐船蓋諺有之宰相肚裏好撐船此嘗
聞諸節之

呂尚書震與學士解公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
駝峯珍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
公知其誑已他日從光祿得炙象蹄脰語解曰昨
有駝峯之賜宜共饗焉解因大嚼太呂寄以詩曰
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可曾宰駱駝不是呂生來
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此亦節之聞之京師人云
不知果有此事否

南海神廟中銅鼓二黃寇毀其一今存者一徑 尺

寸圍 尺 寸高 尺 寸面圓不甚厚邊突

起狀蟾蜍者六邊地仍出口外寸許以次層細如
腰束然下復大與面等面與四圍皆細波紋中心

高起寸許圓圍 寸徑 寸 分蓋控擊處也或

曰二廣銅鼓皆馬伏波時作南海天妃廟舊亦有
之廣西蠻夷土官最多若雲南貴州則武侯作今

夷酋寶蓄之集衆云

元人挽文丞相近體之字韻詩史家以爲翰林王磐
作或又云徐世隆作未知孰是趙松雪集懷德清

別業第二詩唐錢起詩也但花盡作花落不同耳
豈公嘗手書之編類者遂誤收入集耶荆公臨川
集亦有類此者近黃諫侍講集解學士文以宋景
濂送張藻仲歸聚詩亦編入又不知廣西有宣成
書院遂妄改其詩題爲宣聖書院至詩中不可念
則又改曰文宣書院皆可笑之甚者也

讀湖廣新編 國朝進士題名錄惜其任已意爲之
如永樂甲申丙戌兩科第二甲所刻策皆畧太且
洪武中甚脫畧殊無足觀題名記王抑庵云自洪
武辛亥至正統丙辰二十科陳德遵云自洪武乙

丑歲至景泰五年進士題名太學者二十四榜兩人故史官其言不甚同如此如抑庵言則洪武三年庚戌開科辛亥會試至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張信榜前尚有五科蓋自張信至丙辰周旋則十五科也但辛亥至甲戌二十三年中不知五科者在何年也如陳言則自洪武十七年甲子開科乙丑會試至甲戌爲四科則是景泰五年爲一十四科較之抑庵所云則又當作二十六科矣雖陳似止言題名太學以今題名錄考之乙丑辛未二榜未知爲誰碑之有無又未可知又聞楊文貞公云

洪武辛未至宣德丁未臨軒策士十有六蓋又有
不同焉者因念前代名臣事蹟如宋之言行有錄
奏議文鑑有編詳備可考下至軍旅醫藥亦有武
經總要大觀本草等書皆有成書皆可師法今而
登科一事卽洪武中事已無能悉者然則當蘭臺
芸舘之任擅玉堂金馬之清有金匱石室之富予
蓋不能無待於今日之諸君子焉

獨石叅將黃瑄往日言少嘗迫事武安侯鄭亨陽武
侯薛祿兩總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已武安治
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狗豕皆避之瑄

所目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不謁神祠惟騎馬過
城隍廟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餘寺觀祠宇一
不顧也陽武城築獨石隆慶諸城躬勤早莫軍中
肅然不毫髮科擾尋以病還朝繼之者修武沈清
則貪濁之風作矣瑄故予部將也頗有廉聲將畧
亦在優等蓋知慕前輩者云

莊浪屬環雪山之地產毛牛毛雜黑白二色長甚孔
軍中紅黑纓皆用之紅卽茜染白毛也毛牛與黃
牛合則生徧牛亦頗顛毛牛又有山中野牛亦相
顛又有鬻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蓋地接

西番偏方氣使然耳

凡人榮辱進退等事固亦有命所謂飲啄有前定况
死生禍福其大者耶茲舉一二所聞于後雖然有
性焉君子不謂之命也正統丙辰廷試閣老將進
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能識周旋否其人物何如
浙人有誤聽者答曰面白而偉蓋所問者溫人周
旋而所對則淳安周瑄也已巳冬虜將入寇兵部
郎中羅通守居庸復以給事中孫祥守紫荆廷議
皆授僉都御史時殿下方御極面命吏部誤
云副都御史遂因之云統幕潰圍一戍卒嘗語其

家人曰亂殲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中人
豆腐開兒人也既而得脫還然莫曉所言何謂未
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歿於豆腐開陣中
余在兵科急欲詢將官應詔同年夏季爵主事曰
聞南京陳旺者正統中黃尚書福薦來不果用今
在陝西予聞之躍然蓋以尚書卓然名臣其所薦
必佳士也他日旺以貪敗始得之人曰旺不爲尚
書所容其所薦者宗載尚書耳

文字著述官制稱謂器物名號以至歌謠語識戲詭
之言多有徵應亦皆有富諱避者前古固多有之

近世亦然文字如王言制策之顛視草者尤不可不慎也智者詳之

王翰林王初名子璠鄉試當魁時初平高煦折卷以其音顛王子反也已之正統中京師旱小兒輿土龍禱雨顛云雨地雨地城隍土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等語又嘗有群兒環繞一人按月問答事尤爲時異也陳皞者自號安止任會稽知縣後調淳安竟坐事罷官

東里居士還家詩一則曰猶有黃花待我回二則曰定有蕃花待客回豈亦昌黎留花不發待卽歸之

意耶

正統十三年彭時榜進士詔選北士二十人入翰林
爲庶吉士命儒臣教督之長洲劉詹事先生宗器
公安王祭酒先生的亦嘗同事時山東士二人
尹旻同仁孫昱廷昭也同仁之言曰兩先生言行
皆可師法劉先生一日出途行同官之任南京詩
一律命書之詩成慟哭不能語忠誠之發左右莫
不感動其詩曰一尊傾罷雨蕭蕭客思離情總不
消十載禁林同侍講五更青瑣共趨朝西風鴻鴈
南歸急落日雲煙北望遙此際途君無限意踈踈

楊柳玉河橋

袁伯長謂唐僧一行陋周畿漢志之陜始定南北兩
戒而山川之肇源止伏一覽可盡且言其身至開
平見所謂衍迤平曠靡有紀極始謂視兩戒之說
倍蓰不足議也予近見廣輿曷里一圖如右其方
周尺僅二尺許東因黑龍江西海桐南自雷廉特
磨道站至歹灘通西皆界爲方格大約南北九十
餘格東西差少其陰則清濬等二詩嚴節一跋因
悉錄之萬里山川咫尺中江河迢遞總朝東當時
漢帝曾披此鄧禹因之立大功沙門清濬夷夏都

歸掌握中眼空南北與西東此圖畫就非容易爲
問沙彌幾日功武林王達此圖乃元至正庚子僧
清濟所畫中界方格限地百里大率廣袤萬餘其
間省路府州別以朱墨仍書名山大川水陸限界
予喜其詳備但與今制頗異暇日因摹一本悉更
正之黃圈爲京朱圈爲藩朱豎爲府朱點爲州縣
繁而不盡列居海島沙漠道里遼絕莫可稽考者
畧叙其槩焉昔景泰壬申正月嘉禾嚴節貴中謹
識郡邑間有仍舊名者旣不盡列不復也

都御史題名

天順

楊善

蕭維禎

馬昂

羅通

軒輓

徐有貞

劉廣衡

寇深

耿九疇

羅綺

李賓

李秉

林聰

韓雍

王儉

左鼎

葉盛

白圭

程信

徐瑄

王宇

陳翌

芮釗

崔恭

年富

張楷

胡本惠

賈銓

石璞

劉孜

王竑

陳泰

李匡

王槃

吳禎

吳琛

王越

滕昭

陳价

項忠

高明

徐廷璋

汪浩

盧祥

王恕

周瑄

宋傑

李浩

李侃

羅篪

張岐

原傑

閻本

袁愷

章璠

張

陳宜

王銳

邢宥

楊璿

陳濂

張鵬

彭誼

鄭能

馬文升

翁世資

秦敬

景泰末年

左都御史

楊善
蕭維禎
馬昂

右都御史

李實

副都御史

年富
劉廣衡
寇深
宋傑

徐有貞
耿九疇
李賓
馬瑾

僉都御史

陳泰
韓福
鄭顥
韓雍

李秉
余儼
彭誼

御史遷謫各因事不同其人亦賢否不一予所聞求

樂十九年御史黎悟何忠羅通等

人奉 詔

言事與六科官皆陞邊遠知州宣德

年劉觀既

退 右都御史顧公佐黜

繆讓等

人正

統 年陳都御史智罷王文初政太御史成規章

圭等 人十 年南京御史范霖楊永等

人以劾都御史周銓而或死或戍景泰六年御史

倪敬等 人則以言事後奉 勅考察補外未

幾南京潘鏞等 人繼之不能悉記也天順元

年甘澤劉琚黃溥璩安趙璫王豪等例改經歷六

科與者三人後來楊宣并張鵬等十三人則皆以

忤權姦得罪左遷知縣十二人皆可知者茲用具
見如左

邵銅

周斌

李人儀

彭烈

王鑑

盛顥

陶復

張奎

張寬

鄭冕

趙文博

費廣

右兩廣衛所府州縣等衙門地方圖也蓋廣東有都
布按三司市舶司一鹽課司二衛十五所四十五
則衛屬者三十八直隸者七府十州七縣五十八
東至福建漳州府漳浦縣界一千二百一十五里
南至廣州府香山縣治抵南海西至廣西梧州府

界八百二十里北至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界一千三百三十五里東南到惠州府海豐縣抵南海東北到贛州府安縣界一千四百二十里西南到銅柱分茅嶺交趾界二千八百里西北到湖廣柘州界九百八十五里廣西有靖江王府都布按三司長史司一衛十所二十則衛屬直隸各十府八州五縣四十六土官府三軍民府一州三十七則府屬者二十九內西平祿州今無直隸者八縣八則府屬者五州屬者三長官司二東至湖廣遮嶺界六百里南至廣東高州府化州石城縣界一千

一百九十五里西至特磨道富州界二千二十里
北至湖廣武岡州城步鎮巡檢司界三百八十里
東南到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封川縣界六百二十
里東北到湖廣永州府安道市界二百九十里西
南到交趾界一千五百一十里西北到貴州都勻
安撫司界一千六百五十里所謂南海則諸蕃岸
海而爲國如暹羅爪哇占城滿刺加錫蘭山蘇門
答刺安南等國云

兩廣方岳郡守題名

廣東

都司

西蜀都指揮使

胡英

徐寧

張通

峽陳安同知

耿全

高啓

馬震

交州同知

裘忠

孫旺

常俊

南匯交州界

徐寧

林清

徐昇

里東交州界

尹通

姚璣

徐寧

東南交州界

王剛

桂福

田積

北至交州界

姜銘安

姚璣

徐寧

一百六十

帶俸使張瑀

張瑀

張瑀

一百六十

帶俸使張瑀

張瑀

張瑀

僉事焦用

布政司

左布政使

朱彰

陳亶

右布政使

陳亶

王庾

張瑄

左叅政

胡拱辰

龔毅

右叅政

吳惠

劉煒

王鼎

左叅議

熊鍊

范琮

唐瀛

右叅議

朱英

王英

按察司

按察

方員

夏塤

刺杰

副使

楊宜

張文

陳泰

林察

彦譽

陳濂

張通

僉事

樂杲

陳濂

季駁

謝瓛

謝瓛

歐輝

張昊

金愷

金愷

蔣敬

王鼎

戈立

戈立

黃隆

張祚

鄧順

鄧順

毛吉

傅博

鄒允隆

鄒允隆

胡榮

廣州府知府李恕

沈琮

南雄府知府李春

劉實

姜約

韶州府知府王玘

林慈

陳暄

余瓚

肇州府知府鄭暹

黃瑜

惠州府知府李鑑

翟敬

李叔王

潮州府知府黃玘

周宣

李永寧

陳瑄

廉州府知府李遜

饒秉鑑

雷州府知府莊敏

潘鏞

高州府知府何盛

陳晴

劉海

瓊州府知府葉鼎

任孜

廣西

都司

都指揮使

彭英

同知

杜衡

邢斌

僉事

花琛

劉清

李敬

陳綱

署僉事葛宗蔭

黃鉞

孫震

帶俸使夏霖

同知

岑瑛

張麟

僉事 李延

署僉事 李端

布政司

左布政使

何瑄

陳金全

張文昌

錢真

右布政使

張文昌

熊鍊

左叅政

歐陽洙

李柰

右叅政

趙象

崔璵

左叅議

朱驥

曾序

右叅議

曾序

黃仕儁

陸禎

按察司

按察使

計澄

江勛

副使

雷復

田崇

周璣

僉事

周璣

余泰

龍澄

董應軫

張本端

袁凱

王濬

劉斌

桂林府知府林英

何永全

柳州府知府龔璣

慶遠府知府黃振

吳讓

周一清

平樂府知府黃嵩

涪州府知府黃英

李璉

袁衷

涪州府知府盧彰

李華

余用訥

羅俊

南寧府知府張燹

王裕

王鏞

太平府知府林貴

鍾順

利用

田州府知府岑鑑

岑鏞

鎮安府知府岑元全

思明府知府黃道

思恩軍民府知府

岑璠

思恩軍兵州城

岑鏗

思恩州城

周崇

周瑋

思恩州城

岑鏗

龍澄

田州城

岑鏗

袁凱

太平州城

袁凱

休胤

南寧州城

王恭

王顯

梧州城

王顯

梧州城

李華

余胤

梧州城

李華

袁凱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一

水東日記摘抄五

葉盛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

朝宣聖五十五代襲

封衍聖公臣孔克堅於

謹身殿同文武百官面

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您多少年紀也臣對曰

五十三歲也

上曰我看您是個有福快活的人

不委付您勾當您常常寫書與您的孩兒我看他

資質也温厚是成家的人您祖宗留下三綱五常

垂憲萬世的好法度您家裏不讀書是不守您祖

宗法度如何終您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了
於我朝代裏您家裏再出一個好人可不好二
十日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上位曲阜進
表的迴去臣將主上十四日戒諭的聖旨備
細寫將去了上喜曰道與他少喫酒多讀書欽
此宣聖五十五代襲衍聖公臣孔克堅稽首頓
首百拜謹記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皇帝御
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宣聖五十六代襲封衍聖
公臣孔希學預列班中上召臣問曰爾年幾何
臣希學謹對曰三十有九上曰今去爾祖孔子

歷年幾何臣又對曰近二千年矣上曰年代雖
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爲爾祖明綱常興禮
樂正彝倫所以爲帝者師爲常人教傳至萬世其
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爲
聖人如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之類此學無常
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其大如斗其赤
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於爾祖爾祖曰
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荅曰昔吾聞諸童謡云童
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奧者乎今爾
爲襲封爵至上公不爲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

歟 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於流官內銓注以政
事煩爾正爲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孤 朕意矣
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聞不肯向學自
冠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爲營營亦無暇好學
爾年近四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
人之書親近明師良友蚤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
四方之人知爾之能皆來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
孔氏子孫者豈不美哉然四體之動乃德之符步
履進退必用安詳不可欹斜飛舞久久習熟遂爲
端人正士 朕今宛曲教爾爾其自擇還家亦以

此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臣扣頭
辭謝而退謹備書如右裝演成軸歸家嚴置堂中儼如對
越天威無咫尺之間天語諄諄亦朝夕在耳
誓於修身繕性日致其功而不敢有負於聖恩
云宣聖五十六代襲封衍聖公資善大夫臣孔
希學稽首頓首百拜謹記

太宗文皇帝御製重修孔廟碑文道原於天而昇於
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聖相傳一道
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

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
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
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
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
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
也無得而踰焉此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而敢有
異辭焉烏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爲盛也天下後世
之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久遠矣自孔子沒於
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之陟降遇大

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致治有足稱者若漢唐
宋致治有足稱者矣 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天
命聖智爲天下君武功告成卽興文教大明孔子
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頒賜經籍作養
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孔氏子孫世襲衍聖公
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爲曲阜縣令立學宮以教孔
顏孟三氏子孫嘗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
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朕續成 大
統不法 成憲尚推孔子之道一 皇考之所以
表章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

係實由於茲而廟宇日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往
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工畢宏邃壯觀庶
稱 朕敬仰之意但凡觀于斯者有所興起致力
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
有可用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
之道 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
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
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
天爲高惟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含生民以來
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月攸

趨敦叙有藝秩于聖模仰惟 皇考 聖德是崇
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迷詎敢或懈聖緒不
承儀憲是賴巖巖太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曼祝
有巖鼓鍾鐺鐺璆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
我士類世有賢才佐我大明於萬斯年永樂十五
年九月十九日立石

衢州之孔世嫡也議爵闕里事詳見傳記衢孔宣
聖五十六代孫漸陽訓導希鳳處見 二聖尊崇
孔道之實謹錄如右

上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敷昔之御宇內者

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蓋由善備耳聰目
明之道所以士仁者樂從其遊輔之以德間有非
哲者處於民上則倖位遺賢亦備矣今朕才踈遺
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
博學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
朝果可作為加以顯爵與 朕同遊故茲 勅諭
洪武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遣內使趙通齋 勅
臨門召敷之孫矩正統六年山西鄉試舉人國子
監生齋捧成化改元 天詔至廣偶及乃祖在
高廟時榮遇之詳蓋敷博學儒者六十九歲赴

召任四輔夏官兼太子賓客位列三公都府之次
寵眷極隆厚君臣有唱和詩甚多有誥勅
宸翰多尚存于家矩皆能成誦已上勅旨蓋其
一耳敷七十一辭歸令終云

清江黎恬潛輝觀過橐云何忠字廷臣荊州人永樂
中監察御史辛丑應詔言事出爲交趾知州遇
寇難從容賦詩罵賊死暨予還陳其詩總戎以

聞詔褒異云何公詩予少能誦習曰萬里孤臣
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
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

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潛輝亦公同時陝西道御史後終春坊
諭德有和公詩六首云
憶共霜臺抗疏時誓將忠義作吾師
繡衣不識當朝諱青史何煩後代知
一世遭逢真有分半生出處實難期
朝廷公道恩如海超拜還同牧遠夷
憶昔南荒作牧時復承恩詔入京師
死生有命憑誰訴榮辱無驚祗自知
策上漢廷心獨苦書成梁獄事堪期
陽春忽布除羅網五馬翩翩出等夷
與君相見政平時共說名慚柳士師
撫字推誠循吏出慕修應辟故人知
蹉跎歲月應堪歎瀕洞風塵

不可期回望 京華九重上皇風何日蕩清夷萬
里君逢寇難時孤城幾處困王師身還已受元戎
筭腹奏須陳 聖主知荒徼艱危良共惜蠻酋變

詐本難期可憐失路風塵裏霄漢迢迢隔遠夷憐
君罵賊殞軀時孤節能輕百萬師詩句承留千載
誦封章上 奏 九重知 聖恩優渥褒何重

君道昭回慰所期哀悼不勝慙後死臨風揮酒思
難夷泰運重開際盛時遠陲無復動王師再生若
我誠何補一死如君許共知貞節重煩良史傳素
心應與古人期杲卿已矣張巡遠愧和新詞恨不

夷

景泰辛未廷試盛預彌封徐侍講瑄受卷陳御史同年叔紹等監試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講

曰今日譬之人家納婦贅婿而變異若此進士中他日其有小人僨事者乎良久一貢士紙卷爲風所颺半空去呼之至乃瀘縣王越也云文已成尚有藁底在盛謂叔紹當入 奏庶不誤此生三年

叔紹遂執筆至 奏尾思而未得盛曰以全盛典

侍講曰當矣偕叔紹至兵科書 奏適書 奏監

生皆已出不得已盛爲自書之旣而得 旨禮部

再給紙卷是科諸進士紙卷皆盛手封惟王越卷獨長成凱卷以病錄正不完不得封二卷人皆能識之抑庵王先生謂成卷不胡說王越策能引漢傳士修于家而壞于天子之廷語衆以其能言

皆傳觀焉又是日東閣讀卷陳閣老已得三卷赴南房嚮西紙窓圈寫三卷外尚餘周輿等六七卷未有所歸蓋先是二甲三甲卷皆陳手自判定封寘他所商弘載至以兩甲旣皆定因判六七卷之外封白頭等予所親見也俄頃王抑庵拉陳至戶外附耳數語陳倉皇入內索所謂六七卷者卽得

系錄重刊卷一 下四十一
首卷喜而入頗聞此卷始得柯狀元潛而初三卷
內摸出一卷則吳匯也

鄉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太祖
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崑山余燦茂本
所為鄉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餘于縣
誌所載則又云行於五年八年未知孰是併錄于
此以俟考徵余叙曰 皇帝龍飛十二載特 詔
天下行鄉飲禮崑山縣人臣李無逸尚義讀書時
為萬石長奉詔惟謹延即其鄉賓禮耆英遠近畢
至則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皤然在席九十

八十七者坐以齒盛升降揖讓拜俯周旋之儀
獻酬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堵墻莫不感化翕然
已而醉者扶歸者歌髻白欣欣笑言載途鄉士大
夫紀其事而詠之吾友余彥智以書走京師求
余引其端久弗克爲其請益堅烏乎鄉飲不行久
矣黃鮐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目不識賓介之儀
蓋百有餘年矣 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代之曠
典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逸生逢 聖世獲
覩盛典之行乃能率先鄉人峩冠博帶與龐眉兒
齒雍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

比鄉黨爲勸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
藏鏹數百萬卽爲富家翁烹羊炰羔舉觴浮白挾
吳姬侍趙女彈箏搏拊歌呼嗚嗚以極一時之樂
烏識所謂鄉飲酒禮者哉聞無逸之風亦可少愧
矣使鄉鄉如無逸則古禮不難復而况孝弟可興
風俗可厚其機亦寓於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此
孤蕙蘭亦君子之所與也爲我謝曰聖天子在
上善自律以化其鄉人它日璽書惟汝嘉尚勉
旃哉洪武己未春正月旣望承勅卽同縣余燦叙
志曰里社鄉飲酒讀律儀式并圖洪武五年五月

初四日 朝廷降鄉飲酒讀律儀式 命有司官
會同儒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使民知禮知
律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百家爲一會共備酒
肴有糧長者糧長爲主席無糧長者里長爲主席
如坐以賓之年家長者居中衆則序齒居左右主
席者居其末坐定選一人讀律及宣申明戒諭旣
畢行飲酒禮拜則年長一倍之上者坐受長十歲
者立受相若者抗盞酌唐宋之制也時本縣未
之行八年又命下知縣畢福行之每都以大戶率
士民於申明亭上讀律戒諭飲酒致禮風俗翕然

而變可謂盛矣

王叔英字原采天台人洪武戊寅知漢陽縣事多惠
政有四月禱雨文三首其詞曰維年月日具位某
官敢昭告于風雲雷雨之神本府山川之神本府
城隍之神曰天不施雨澤於茲土殆三越月矣斯
土之民實以官多役衆大困於差徭固有得雨而
不暇耕者况失雨而使之不得耕乎固有已耕而
不暇種者况失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夏半矣
及今而雨則秧未老者猶可種已老者猶可再育
過此不雨則秧旣老者不可種欲再育而時已失

夫種而不穫者有矣孰有不種而穫者乎民於此
時固有乏食已久而屢窘於饑餒者矣况至秋而
無穫其何以爲生乎是則民命生死之機實決於
此爲官而祿食於是土者視民失所而不能救固
爲官者之耻也爲神而血食於是土者視其民失
所而不之救豈非亦神之羞乎借使神爲縣令者
徒有愛民之心而未有仁民之政徒有憂民之志
而未能去民之疾或以是而警之或以是而罰之
則斯民何罪而被此波及之禍乎今叔英謹齋潔
以告于神而或者以縣令蒞事未久終能蘇息是

民而姑待之姑恕之則宜卽賜之雨以慰斯民之望或者以縣令終無能爲或反有病於是民則宜亟罰之亟誅之止及其身足矣不當使斯民亦蒙茲濫罰也叔英今謹待罪於壇墀之次自今日至於三日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至五日不雨則減二食六日不雨則當絕食飲水以俟神之顯戮誠不忍見斯民失種致饑以死而獨生惟神其鑒之惟神其哀之 某自今月二十三日禱雨于神神於是日及夕卽大降之雨次日之晨以神之施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鬻貺謹告于神俟命于齋

宿之所至於今日雨意有加未已竊以卽今惠澤
旣已猷足不可有加蓋雨三日爲霖過則爲灾况
今田麥尚有未收穫者多雨則腐不可食而禾田
雨多則水溢而秧不可種近種者亦浸傷而不可
活過則爲灾其實如此神不可以不鑒而憫之自
今日以前之雨神如果以憫斯民之病從其縣令
之請而降也則乞神之惠止於今日今旣告于
神宜還俟命于次必待神之歛惠天色霽朗然後
敢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止是必神有罪於
縣令也亦不敢復謁於神矣當自二十七日始如

前日之誓日減一食如不得命必至於絕食以俟神之顯戮惟神察之。其於今月壬戌以天久不雨斯民過時失種必將致饑以死故於其夕齋宿於神之壇次翼日癸亥用禱于神神即日大賜之雨甲子某以神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故俟命于次乙丑以雨勢未已又懼其過而為灾復禱于神乞以歛惠又即於其夕雲收天霽通邑人民莫不歡喜祈雨而雨祈晴而晴感應之速捷於影響顧我何脩而能致此方其初欲禱雨于神也或者以謂時將雨也何以禱為及其既雨也或者以

謂雨自降耳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未已欲俟神之歛惠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宜未卽已不可以俟某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某雖未有仁民之政而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疾而已有憂民之志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以勸某也乃所以勸凡爲民牧者使以愛民爲心憂民爲志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徒爲某一人之私哉某之爲是言非敢誇功於人也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民也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於此雖有犧牲不

足以爲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爲職體神之德而益以恤民爲務是乃所以爲報也是乃所以爲謝也若夫區區世俗菲禮適足以爲神之瀆耳故不敢施于神惟神其鑒之

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

漢小王

光武

蔡伯喈

楊六使

文廣

北人喜談如

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畜而

人有之癡騷女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爲女通

鑑有以也甚者晉王休徵宋呂文穆王龜齡諸名

賢至百態誣飭作爲戲劇以爲佐酒樂客之具有

官者不以禁社士大夫不以爲非或者以爲警世
之爲而忍爲推波助瀾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
於輕薄子一時好惡之爲如西廂記碧雲駮之類
流傳之久遂以汎濫而莫之抹歟嘗考之呂文穆
公微時渴睡漢饘瓜亭寒爐撥灰事頗見傳記今
從而飭之曰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
人其妻因反撥灰詩諷之云云又嘗有鴟吻詩諷
之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誰不知如今擡
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噫豈其然乎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弁錦衣等衛

官旗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
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
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騾驢牛
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九萬
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蓋
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
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
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弁
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六員名實有一百
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

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千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匹頭隻今休養藩息之久不知其數何如者也

兵科職掌有守衛官軍四城官軍二揭帖間見正統十三年所藏二本蓋予私錄且詳識其由也今幾二十年矣具錄如左

守衛官軍揭帖者衛士守宿內門前班官旗軍校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員名後班少十名東中門七玄武門一北安門二俱只從本門旗軍弁隨伍內轉午等四門除東華玄武依前後班於隨伍旗軍內增減十名餘皆定數各門除東中玄武北安如前增減餘亦皆定數官少則以隨伍軍旗補之官軍三日一點揭帖三日一進如十五日至十七日終者則十四日早羽林前金吾前虎賁左燕山前旗手濟州府軍濟陽府軍左燕山左羽林左金吾左府軍右羽林右金吾右府軍

後通州金吾後大興左等二十一衛各具官軍等
項數目奏本送科本科攢揭帖十六日早掌科事
官於御前奏進十八日留守衛具點聞過數目
奏本送科備照留守則中前後左右五衛輪點而
例不點聞者隨駕錦衣衛也錦衣暨金吾前後
府軍府軍左右後羽林左右虎賁左各衛皆各隨
駕衛分

午門至長安左右門

午門

闕左門并守舖

闕右門并守舖

端門

承天門

長安左門并守舖

長安右門并守舖

東華門至東安門

東華門并守舖

東上門并東上南北門

東中門

東安墻門

東安門并守舖

西華門至西安門

西華門并守舖

西上門并西上南北門

西中門

乾明門

西安裏門

西安門并守舖

玄武門至北安門

玄武門并守舖

北上門并北上東西門

北中門

北安門并守舖

四城官軍揭帖者諛守

朝陽等九門十六衛分

官軍總四百七十八員名東城神武左忠義左大

寧前西城會州義勇右蔚州左寬河忠義後中則

武城中前後大寧中忠義左後義勇中北城忠義

前右義勇前也每月三日一點挨次不論大小盡

如初一日至初三日點過則本日晚四城兵馬指

揮司各具奏本送科本科類揭帖初四日早送司

禮監也

咬九門

前或朝陽

東直

西直

阜城

大小盡

九州正陽

崇文

宣武

安定

德勝

廬陵楊文貞公年幾七十即作歸田趣四時蒲江紅

詞四首豈亦呂居仁之作有以感發其興趣歟當

時卷首沈民則學士隸古先生自序并詞皆錢塘

蔣廷暉書畫四段則華亭朱孔易筆也民則廷暉

書固已名世而孔易畫評者謂其作家士氣皆具

亦今之罕有者矣予嘗從叔簡得石本而厄於營
火再求得之則石已壞於墻壑叔簡因以詩來曰
歸田詞畫富流傳猶是難兄舊日鐫愛護無人悲
寸毀近來模本不如前公詞今錄于此春牧霜鬢
蕭蕭 皇恩重賜歸田里郊郭外草亭四面青山
綠水好鳥好花春似昔同時同輩人無幾一布袍
棕帽任消搖東風裏芳草岸平如砥垂楊徑清如
洗散牧處冉冉 晴霞飛綺江色比於懷抱淨都
無一點間塵滓更小兒牛背有書聲清人耳夏耘
詔歸田里長散誕天恩深厚尋早歲釣遊之處風

煙依舊萬物方當嘉會時一年最是清和候暢幽
懷緩緩步東臯觀耕耨竹色淨槐陰茂荷鋪翠葵
舒繡農忙際兒子大家趨走頻有鶯聲迎杖屐渾
無塵影霑襟袖望水南雲似玉光浮籠巖岫秋漁
七十歸來西江上堪游堪釣秋水共長天一色也
堪吟嘯穩坐木蘭漁艇子大兒能網中兒棹小兒
自理會藝香鑪烹茶竈蘋花渚雪爭耀楓葉岸霞
相照山無數清比方壺員嶠放浪不知天地外蕭
閒底用玄真號聽數聲長笛白鷗前江南調冬樵
白首閒居冬風冷偏欺衰老晨光動瀾漫院落六

花飛繞坐煖茅柴煨芋菜老妻孫子圍爐好更見
曹腰斧折枯薪歸來早階前瑤池邊縞都總出天
工巧石山峯亭下盡成瓊島况是太平豐稔瑞教
兒愛護休輕掃看園林一鶴尋瑤草

夏忠靖公永樂中蘇松治水與某給事中同命一
日同宿天寧寺中給事早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
披衣鞞履而行給事給事某卽應聲曰棄甲曳兵
而走尚書尚書此先人嘗云

內府對類書後有巧對嘗見近臣被賜本惜不能記
也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楊東里

集有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泐又聞昔有善爲是者如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甚子赤甚子甚甚子甜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之類一人赴愬于官云小人告大人上官就令其對卽曰上士倍中士近時浙江承差歸安舉子程敏政皆以此著名要之似此者亦不多見

括蒼王交山先生廉論寇準奉駕親征之非曰余嘗

讀宋史至真宗時契丹寇河北寇準爲相力主車駕幸澶州以鎮軍心夫天子外建諸侯以守疆場內置宰臣以爲輔弼天子但垂拱而治疆場有事

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臣斯任其責此不易
之論也準則昧之而必欲真宗親征則將焉用彼
相矣當是時天下方盛祖宗將相猶有存者準
主議牢不可破幸而契丹請和車駕坦道而南苟
或王師失利車駕失馭不惟河北淪於敵境而天
下之事去矣準雖遠遷何補於國哉王欽若雖曰
姦邪其以投瓊爲喻豈虛語也由百世之後等準
之議莫能遁其非矣其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曰宋徽欽時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
社稷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

綱不此之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遠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太王常避狄人之逼孟子又嘗以對滕君矣夫太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允許之况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幹離不尋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

罷以是後朝臣不達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
橐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歿社稷朝臣乃不
復言遂至二帝北巡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
自綱橐知常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莫若從太
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出幸之事命康王爲元帥
李綱爲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
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卽有不虞亦無北遷
之禍顧乃爲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
哀哉今按交山之說固然惟宣德中漢庶人事時
議亦洵洵莫定賴楊文敏數公者力勸親征事以

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爲言土木之潰旣驗卽蓄南遷之議幸而其議不行不然事未可知也善乎楊誠齋之謂天下之事不難於議而不易於處斯言當矣

世有可鄙庸人俗子變雅爲俗易正爲邪冥行妄作強名解事或從而妄自矜詡而不知遭其不幸者多矣如所謂劈琴煮鶴花上晒禪之類是已孔承文上舍嘗惠予孔林數碑內一通題曰孟氏祖庭圖記卷第一皆界爲格子曰斷機則有一嫗一男曰傳食諸侯則車騎兩兩曰思孟傳受則兩人對

坐曰問利曰問治國則爲王者儒生坐立之狀且
引堂下一牛旣甚可鄙其字畫標目書手刺工尤
爲庸俗之甚細觀之則其中隱隱有磨去字痕矣
安知其非漢唐時碑刻耶此豈孟氏不才後人所
爲或庸俗上官使然耶政亦可惜吾恐天地間似
此者尚多又奚傷乎是碑也

宋理宗朝巨璫有侮吾夫子者令馬遠畫一佛中坐
老子側立孔子問禮於前俾江古心子遠贊之子
遠立成曰釋迦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
地張篠菴初登第施狀元槃一日出釋老侮孔子

圖即口占云釋老猖狂侮大儒書生為爾發長吁
不知過宋圖匡日還似于今畫裏無又曰拂鬚揮
鼻彼何人放誕能無愧此身名教萬年齊日月須
知魯國一儒真蓋亦相題遊戲云耳

祭酒安成李先生於劉履風雅翼常別加注釋視劉

益精焉嘗見魏瑤縣丞卷子有先生手書十九首

註惜不能全記其行行重行行注曰此古詩十九

首之一也劉先生補註云賢者不得於君退處遐

遠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言初離君側之時已有

生別離之悲矣至於萬里道遠會面無期比之物

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而不思慕之乎夫以相
去日遠相思愈瘦而遊子所以不顧還返者第以
陰邪之臣上蔽於君使賢路不通猶浮雲之蔽白
日也然我之思君甚底于老宜何如哉惟努力加
飡飯而已竊嘗反覆詳玩以爲行行重行行者有
遲遲不忍去之意曰生別離者不當別而別雖曰
生別離而有死別離之悲之意存焉重行行其行
蓋不遠至於萬里道阻會面無期則君臣之心不
相投合有如胡馬越鳥南北背馳相去日遠相思
益深而不覺其憔悴益甚也然相思雖深猶幸君

系金...卷一百四十一
心一悟而召已及其讒邪之臣蠱惑君心終以不
悟如浮雲之蔽白日故長往而不復顧念還返也
中之意猶冀君心悔悟則其思有時而已今而君
心既不悟則其思至於老死而後已吁忠愛不忘
君之情何其至哉末二句聊以自寬警云耳蓋亦
無可柰何之辭也

楊廉夫正統辨誠亦萬世公論解學士縉紳所作元
鄉貢進士周君墓表其言曰宋承中華之統三百
餘年致治幾於三代不幸遼金二虜孽牙其間至
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非常之

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是正
統之論益紛紛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宋
史而二虜皆有故臣遂爲三史于是以布衣慨然
爭之不合徑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公
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蓋當是時得入史館以爲
至幸一俛首聽事卽富貴可指日得而二公不屑
也其視區區之富貴爲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言
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
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
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媿

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爲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歎
或曰金人嘗甘心於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
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之難平王東遷宗
國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未
嘗繇幽王而絕也管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
渡神州陸沈矣朱子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
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繼世立法正以存
天下之大防焉耳書奏不報伯中復上書揭文安
公與二公言合同館皆矐然以爲狂揭公深是之
而不能主也嗚呼是雖一時廢不用萬世之下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予謂其言可以佐佑庶夫之說
雖然豈惟是哉在元有鉅儒吳文正公亦曰元氏
宅土中神皇主天下書傳三千年未有如此者夷
夏之辨豈不甚明矣乎哉太祖皇帝諭孔氏之
詔曰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大哉王
言矣後來吳思菴訥岳武穆褒忠錄序亦皆是說
之輿衛羽翼世必有是其說而與數書並傳者矣
東里集諸廟學記皆精當惟晚年所作寧國府一篇
可疑蓋文昌事既不經而國學制亦無此獨書之
歐陽文忠公云不知祭義者以孔子宮立祠祭爲

尊爲榮爲有德之報至斥爲謬論而張文昌亦嘗
以韓子用事謬誤以其巍然端坐語不合古祭用
東主之義也况宋學士太學碑已言我朝祭木主能
革千載夷習矣而此文乃云冕服南面以崇報也
何耶

魏國徐公承宗貌偉異常衣冠儒雅守備南京數年
廉公正直都人能稱道之天順庚辰予入議還適
外舅尚書耿公卒於位發紉之日早得寒疾臥病
節之寓館聞是日樞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卽
下轎從而諸公皆下轎徐徐行幾一里始復乘轎

送至江濱時行人亦以公臨喪有禮云

胡忠安公嘗跋先生遺事卷予既求夏主事仲昭夏局使存賢錄過請公圖書公用清和恭靖圖書畢戚然言此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蹇公廬陵建安諸公猶記建安同年因謂予曰子渥恩過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兩人百世之師也吾輩得一可矣而子乃獨兼之耶此語蓋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今考之圖書於蹇曰忠厚寬弘廬陵曰清方貞靖建安則方直剛正夏忠靖曰舍弘貞靖吳少師則和敏詳達云

清江余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慎警句
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不多見
近見其題顧師顏西湖畫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
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畫舫歌舞
爲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惟有
斷堤殘柳樹淡煙猶鎖亂啼鳥

文衡之任亦難矣語言文字不足以變士習服士心
誠亦漫浪爲之耳正統四年會試王抑庵先生主
考第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元卷起語云兵所以衛
民也非兵無以安其民之生馬所以資兵也非馬

無以足夫兵之用會試錄云兵以衛民非兵無以
安民生馬以資兵非馬無以足兵用兩句減去八
字抑庵筆也自是舉子以造語簡嚴典重為尚先
生前序嘗為寧王所許蓋其云天之愛人君莫大
乎以賢才遺之雖稍變大蘇語然亦自佳惜乎學
如不及論語義分截做策如以六馬作五馬之類
不能無疵嘗觀場屋文字無疵者絕少豈亦迫於
揭曉而改訂不及歟

毘陵謝子蘭氏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益于
世其中援經據法深怪世人惑於淫祀當矣乃云

自其先人亡後卽以所祀神影失之以其非義之
故此獨惜其有未當耳春秋毀泉臺之書君子以
爲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所係雖勿居可也何必
暴揚其失非之毀之至是耶子蘭之闢淫祀先儒
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可也愛子蘭者須削
而去之

古人好尚多簡而實後世則繁而僞矣如碑刻一事
亦可見漢魏碑多不著書人姓名唐碑多書其人
而亦多實歐虞顏柳李北海等碑是已今人詩文
尚有僞爲他人姓名若碑志中所題書篆人則例

借名公顯人官銜姓名間雖有一二從實者亦不多見也近年胡祭酒文多求蔣廷暉書入刺東里詩文集序皆出程南雲隸書吳思庵懲鄉人僞作張宗海修撰之文之故晚年文字皆自書今印行祥刑要覽序可考此意猶爲近古若如予前所記元人金臺集前後序序跋之類悉出名人親筆則又加少也

吳思庵先生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強王先生誌謙齋錢甦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予子婿也一日奉畫像卷求題柳聞洪武庚戌

我太祖高皇帝將剖券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
訪唐和陵所賜武肅鐵券十五世孫尚德捧券及
吳五王像以進蒙寵遇優渥已而還其券與像
以禮敦遣而歸至今藏於其家此卷畫像十二前
卽五王次則彭城郡公惟演父子後乃駙馬景臻
至玄孫像祖小傳叙景臻而下五世皆空于台則
知此像亦出台之族矣嗚呼世之葆姓受氏孰非
神明之胄武肅保障吳越實季世之事際茲盛時
無足言者若謙齋之碩學醇德覆燾厥後子子孫
孫正宜續學循理躬行孝友勉盡繼繩之實此諸

畫像惟在什襲瓌藏而已予嘗觀之今東南錢氏
類多喜宗吳越而妄冒者屢屢也先生此跋首言
王立中墓志爲錢宣家以此爲其証據也次考尚
德家事而斷其像之所從來原其實明其所目也
乃復繼之以感嘆數言則字字著意矣意謂凡今
之人要皆古人之後非有傳承之的不必遠宗他
人近而求之爾之祖父足矣而循理二字尤爲錢
氏對病之藥蓋錢富室恒失之奢失之豪也近年
訟訐者遂以錢曄自稱王孫爲詞錢幾至破家則
先生者不惟其文謹嚴可稱而其先見之明亦何

可得哉又嘗見近世文章者流不考慮實不察賢
否一惟其人之口與其妄自撰造塗飾之文是憑
是信作爲文章貽譏于世者吾見亦多矣吾不得
而偏舉之也凡若此者其卽思庵先生所謂宵人
瞽說非耶嗚呼其視先生何如哉

景泰中初修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準祝穆方輿
勝覽予竊以爲祝氏此書趙宋偏安之物未可爲
法况此書初爲四六設今欲成盛大混一之書要
須有資軍國有益勸戒如地圖道里戶口之類皆
未可闕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而克益之可也主

議者其或未之思乎近嘗以請於翰林友人則曰
當時亦有以戶口爲言者泰和陳先生執議不從
曰此非造黃冊子何用戶口耶後聞此書竟以屢
題狀元之名可馱而改爲之矣夫狀元及第不問
賢否固已不泯顧其人何如耳此非科舉錄何爲
而詳列進士之名又何爲而一一書狀元豈惟無
識其亦類乎愚也已